

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

——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

侯兴泉 著

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



中西書局

粤语勾漏片封开建话语音研究

——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

侯兴泉 著

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 兼与勾漏片粤语
及桂南平话的比较 / 侯兴泉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6. 2

(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

ISBN 978-7-5475-1023-0

I. ①粤… II. ①侯… III. ①粤语—语音—方言研究
—封开县 IV. ①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0996 号

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

——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

侯兴泉 著

责任编辑 朱彦

装帧设计 梁业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版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1023-0 / H·051

定价 49.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博士生导师李小凡先生

丛书编委会

顾 问

丁邦新 陆俭明

主 编

蒋绍愚

编 委

(按姓名音序排列)

蔡维天 曹志耘 陈保亚 方一新

冯胜利 何大安 邢向东 张伯江

张美兰 张 敏

本书修订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粤桂毗连地区汉语方言语音比较研究——以岭南古都封开方言为枢纽”(11YJC740035)支持。

总 序

近二十年来,我国博士生培养事业有了很大进展,在各个领域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在语言学领域也是这样。这些新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大多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是我国语言学事业继往开来的生力军。博士论文和出站报告是他们刻苦攻读、悉心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些优秀的博士论文达到了学术前沿的水平,体现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成就。面对这些学术新人和学术新成果,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

众所周知,一门学问要能生根,要能茁壮地成长发展,必须不断挖掘和发现新的材料,必须不断进行理论更新,必须不断涌现大批新的研究人员。语言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相对年轻的学科。中国是拥有语言富矿的国家,汉语历史悠久,语言多种多样;有优良的语言研究传统,新的语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在由于国力日益强盛,更引发各国青年人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对我国语言学科发展来说,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只要我们两岸三地语言学同仁合力研究,让我国语言学科走到世界学术的尖端,这是可望也可及的目标。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并为了使得这些学术新成果

更快地和读者见面,为了帮助这些新人更迅速地成长,以便为语言学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创办了这个《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现在计划每年出版一辑,每辑选收1—5种两岸三地语言学博士的优秀论文、出站报告和其他著作。我们希望《丛书》能聚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这些年轻人将来能带领中国的语言学迈着稳健的步伐前进。

《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创办以来,得到了两岸三地语言学界同仁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担任了顾问和编委,很多博士生踊跃投稿,很多专家不辞辛劳负责审稿。清华大学提供了经费,上海中西书局负责出书。大家的热忱支持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办好《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的决心,我们一定使之成为展示我国语言学新思想、新成果的平台,成为语言学新苗茁壮成长的园地。

希望大家对《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办好!

蒋绍愚

2013年6月

序

封开县隶属广东省肇庆市，毗邻广西梧州，地处西江上游，堪称岭南的“两广门户”。上古时期，秦皇汉武征五岭、收南越，华夏文明从这一带率先传入岭南。封开境内的广信古城相继作为交趾刺史部和交州的治所长达三百年，是岭南最早的政治中心，其方言也应该是当时岭南的权威方言。中古以降，广信以东的广东经济文化发展日益超越广信以西的广西，广州随之取代了广信的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广州话也成为岭南最具权威的方言。封开则一落千丈，成了粤西偏远之地，封开方言变得鲜为人知，学界对其方言归属也莫衷一是。《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其划为粤语勾漏片，《广东粤方言概要》则归入粤海片（即《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广府片）。由此看来，封开方言的共时面貌和历史地位及其与周边粤语、平话等方言的共时和历时关系都是很值得研究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前，封开方言研究还是一张白纸。90年代中期，叶国泉、罗康宁先生从人文历史角度揭开了封开方言研究的序幕，邵宜先生初步描写了共时音系，本书作者侯兴泉作为母方言研究者，也曾发表过数篇描写分析封开方言别具一格的浊声母系统的论文。此后，封开方言逐渐纳入了学界的视野。

封开以岭南文化和早期粤语发祥地著称于汉语学界,但封开方言的整体面貌如何?封开音系除浊声母之外还有哪些音韵特点?它与同处两广毗连地区的勾漏片粤语、广府片粤语和桂南平话是何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应运而生,尝试解答这些问题。该书对封开开建话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语音描写,进而以此为枢纽,对两广毗连地区的勾漏片粤语、桂南平话以及广府片粤语三类主要方言作了较为深入的音韵比较,依据大量语音事实归纳出这三类方言相互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展示了该区域方音的总体面貌和诸多特点,得出了勾漏片粤语和桂南平话是同一种方言的重要结论。这对进一步研究该区域的汉语方言,弄清其种类和归属意义重大。该书的方音分析在方法论上守正求新,不拘一格,别开生面。守正体现在坚持以汉语方言学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以中古音为参照系的音类分析为根本,求新体现在采用实验语音学和非线性音系学等分析手段和方法。该书还对汉语方言分区、韵律和连读变调的关系、声调和韵母的制约关系等前沿问题作了若干新的探索。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立足于粤西关键方言点,放眼于两广毗连区域方言,着力于跨方言音韵比较,勇于尝试方音分析新方法的力作。

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兴泉 2006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方言学博士学位,2010 年完成博士论文《勾漏片粤语与桂南平话语音比较研究——以封开开建话为枢纽》,粤方言专家詹伯慧先生、麦耘先生、平话专家李连进先生等 3 位校外评阅人以及王洪君先生、项梦冰先生 2 位校内评阅人一致

判为优秀,论文的部分内容随后在《方言》(2011-2)、《暨南学报》(2011-4)、《中国语文》(2012-3)上发表。该论文于2012年首批入选《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但兴泉并未匆忙交稿,而是结合教育部立项课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增补了14个方言点的语音材料,重新审视、修订、拓展了博士论文的某些观点和结论,对封开方言和两广毗连地区方言归属和汉语方言分区标准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思考,修订后的书稿比博士论文更加厚重,更加成熟。

此书书名《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与博士论文《勾漏片粤语与桂南平话语音比较研究——以封开开建话为枢纽》有所不同,书名似乎不如博士论文题目那样宏观,那样醒目。这一改动颇足称道。兴泉的博士论文原名《广东封开开建话音系研究》,预答辩通过后,答辩委员会建议“可以改一个宏观一些的题目”。这是有鉴于学位委员会由不同学科方向的专家组成,不可能像同行专家那样详细审核全文,为了把好关,往往从论文题目衡量其选题、研究范围和角度是否合适,而以时下的学术导向,单点方言语音研究的题目有可能被认为不够宏观。书稿付梓时,兴泉决定改回原名,并以“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为副标题,显然更贴切,更实在,更加名副其实。这一改动表明兴泉治学求真务实,不跟随时下盛行的赶时髦、求轰动、言过其实的浮躁之风。对语言学者来说,求真就是根据所掌握的语言事实和学理提出自己的观点,绝不人云亦云或被其他因素左右而言不由衷。

兴泉的确具备这样的学术品格。他做博士论文时,得出了桂

南平话和勾漏片粤语是同一种方言的结论,对此我深表赞同。但在这同一种方言的归属问题上,我认为应属平话,他认为该归粤语,而分歧的关键在于怎样看待中古全浊声母今读类型在汉语方言分类中的作用。兴泉并未盲从导师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保留己见,继续思考,本书付梓时最终提出了自己较为完整的观点。我以为,这是他最可贵的品格,愿兴泉在既定的学术道路上勇往直前,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李小凡

2014年国庆节于北大蓝旗营寓所

附 录

序文写毕,意犹未尽。附录几封当年兴泉与我“针锋相对”地讨论全浊声母今读与汉语方言分类的电子邮件,以期有兴趣的读者共同思考这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学术问题。

2009-8-20, 18:12 兴泉来信

李老师:

您好,我现在已经在香港理工大学有一段时间了,这边环境和条件都不错的,图书馆里有很多我需要的外文书。我在这边工作也很轻松,所以还有时间写写自己的论文。我的论文现在进入理论总结部分,其中涉及勾漏片粤语和桂南平话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讨论一下分区的相关问题。您曾在《方言》上发表一篇关于方言分区的文章,主要观点也体现在您跟项老师新编的方言教材中,我在期刊网上找不到这篇文章,现在手头上又没有那本教材。您能否把分区那篇

文章的电子版发一份给我？

我对用何语音条件作为分区标准有以下一些初步的看法，请李老师指正：

1) 音类分合的不同要比音类分合相同只是音值不同更重要。

2) 能造成字类(我把同音字组叫字类)大面积分混的音类条件比不造成字类分混的音类条件重要。

如果这两点成立，我感觉用古全浊声母今读为标准作为语音分区的标准效果似乎不是很好(至少应用在东南方言上不是很好)，理由有以下两点：

1. 东南方言一般是古全浊声母跟阳调共同承担着区分字类的任务的，很多方言古全浊声母虽然清化了(不管清化的结果是一律送气还是一律不送气抑或是平送仄不送)，但是仍然有阳调类区分着字类的不同。如勾漏片粤语和平话的並定群母字清化后表面上看声类是跟帮端见合并了，但是原並定群所辖的字类并不会跟帮端见相混，因为还有阳调在起区别作用。这跟北方方言有很大的不同，北方话一般只有平声仍分阴阳，因此一旦古全浊声母清化，会造成很大一批字分混。

2. 如果用古全浊声母作为分区的标准，在东南方言就会碰到难题：平话、勾漏片粤语、闽南话和新湘语会连成一块，吴语则跟老湘语站得更紧密一些，这样一来这条标准更像是方言分组标准而不是分区的标准。

因为这条标准关涉到平话是否能够独立的问题，所以我的论文也无法回避。根据我目前的比较结果，平话和勾漏片粤语内部一致又跟粤语有所区别的语音标准只有古全浊塞音今读这一条标准，如果我们认为古全浊声母今读可以作为方言分区的标准，那么平话和勾漏片粤语当属独立于粤语的一种方言，如果不成立我认为平话当属粤语，因为有大量的语音特征可以证明这点。

不成熟的一点意见还望李老师批评指正！

2009-8-20, 23:34:30 我的回复

兴泉:

我的文章载《方言》2005年第4期,又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年第3期,网上应能查到。现在发给你的电子版比正式发表的多一节余论,余论的前几节发表时改放在文末了,后四节则未发表。未发表部分恰含我对平话归属的看法,供你参考。

你关于音类差异重于音值差异,作用面广的音类差异尤其重要的看法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学界其实相当一致,并无大的分歧,只不过表述不尽相同。不过还应加一条:分混规律性强的也尤其重要。而浊声母与清声母的分混恰恰符合这几条,“今读”的表述看似音值,实质上首先是浊声类是否与清声类混,与哪一种清声类混。这条分区标准当然并非完美,如能找到更好的标准,可以取而代之。但正因为没找到取代的标准,所以走上了增加标准以至混入词汇语法标准之路,然而却使问题变得更加纷乱复杂了。我的思路是区分典型方言分类和边缘方言划界两类不同性质的工作,分类仍采用清浊声母分混的标准,划界可以用其他标准。

关于清浊声母与阴阳调匹配的问题,恐怕没有一个方言能只用阴阳对立而取消清浊对立,即便吴语也一样。其他方言或是清浊不成系统,或是阴阳调不成系统,还有的连四声都不全,更不能用阴阳取代清浊。整个东南方言也不能笼统论之。此外还有次浊声母的对应问题。

关于平话、勾漏片、闽南话、新湘语都有全浊与全清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作全面的比较,甚至可以计量,如果确实相同,就可以作为同类。根据目前的认识,闽语并非全混,新湘语舒声与入声有别。勾漏片和平话如果真是全浊完全并入全清,未尝不可以作为一类典型方言。我文章中提到的晋中方言白读层就是这种类型,但因其字数有限,占优势的文读层又属平送仄不送的官话类型而未独立成类。

讨论分区问题一定要谨慎,否则容易自找麻烦。

2009-8-21, 23:52 兴泉的回复

李老师:

谢谢您的论文和答疑。我本来对方言分区的问题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因为论文涉及桂南平话和勾漏片粤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就顺便谈一谈。其实前贤关于平话归属的讨论要么是暂定方案(如《中国语言地图集》),要么预设性较强(从名称出发找特点),要么是前提不清(在没有搞清何为粤语何为平话的情况下讨论,因此可能大家讨论的不是一回事)。我非常赞同您对方言分区应该分划类和鉴别两步走的观点。至于划类标准如果能用一条标准就可以把典型的方言区划分出来,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我对您用古全浊声母进行一级方言划分的尝试还是留有一定的疑问。如您对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划分实际上已经用了合取的标准了——您根据新老湘语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逢促声并入送气清声母多于不送气清声母把逢舒声保留浊声母或并入不送气清声母合取为一类了,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您的标准新湘语和老湘语应为两类。勾漏片粤语和平话跟核心粤语的情况跟新老湘语的情况非常类似,如果严格按照古全浊声母今读的标准,勾漏片粤语跟平话古全浊塞音声母变一律不送气清塞音或塞擦音(群母腭化部分),古全浊塞擦音则变为不送气清塞擦音或擦音(这点很多人表述不当,澄从船崇母在不少平话和勾漏片粤语中读作擦音。其实粤语全浊塞擦音也有读擦音的,典型的如船母字),表现跟核心区粤语是不一致的。如果像您处理新老湘语那样引入合取标准,平话和粤语就可以一致了,可以表述为:中古全浊塞音在去(今读)入调中一律不送气,在平上(今读)中一律送气或一律不送气。

我之所以对用古全浊声母今读划分一级方言区有所疑问,其实最开始就来源于对平话问题的思考。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比较了目前发表的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桂北平话跟桂南平话最大的不同是层次太多太复杂,所以我的论文会尽量先避开)以及勾漏片粤语的资料,发现平话和勾漏片粤语内部较一致跟核心粤语有较强排斥的语

音条件只有古全浊塞音今读一条,而其他平话跟勾漏片粤语相同的语音条件绝大部分都跟粤语一致。这让我很难下定决心用这一条相异性特点来否定其他大部分的相同特点。并且粤语和平话恰恰是四声按声母清浊分化非常清晰的方言,虽然全浊上目前有不少字现在归为浊去(但是勾漏片粤语和平话归去的浊上远少于核心粤语,多是文读字)。因此在我看来古全浊声母清化与否以及清化后的走向至少在粤语和平话这个问题上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语音条件,它在粤语和平话中的重要性可能还赶不上精知照的分混或阳入声韵尾的脱落或合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广州话古全浊声母平上送气相对不送气很可能是后起的现象,因为就在广州不远的南海沙头九江还有佛冈就有大量白读不送气的底层。

我现在对平话和粤语的认识更倾向于李如龙和刘镇发等人认为粤语有新老粤语这种认识。不知李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2010-3-17, 12:10 兴泉的回复

李老师:

您好,这两天认真地拜读了您给我寄来的分区论文,觉得浊音标准可以区分好几个大方言,但是对于湘语、平话和闽语的划分还不是很理想。我的认识比较肤浅,不对之处请您包涵并指正。

浊音标准其实蕴含了几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是否保留浊音,基本保留浊音的是吴语和永州片湘语;部分保留浊音的主要是其他湘语和湘鄂赣以及湘桂粤交界地区的过渡方言;浊音清化的是其他方言。第二个层次是清化后是否送气,基本送气的是客赣方言,基本不送气的是平话,部分送气的是粤语、官话。第三个层次是上声是否送气,以此可以区分粤语和官话。在第一层次中,湘语其实已经被分割了。闽语和平话似乎属于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您认为闽语有一部分“较为一致的例外”读送气以此区分于平话,但是第二个层次所谓的一律或基本并非指所有,一般是泛指大多数或绝大多数。

如果要细致分析,平话也有一些“较为一致的”例外读送气,如“似贼”等。即使平话和闽语这些“较为一致的例外”辖字并不相同,但仅据此就把两个大方言区分开来似乎仍欠理想。我之所以觉得单用浊音标准不是很理想,一是从字类的角度考虑这些音类的分合不大会影响原字类的分合,二是从目前的分区实践来看,浊音标准在分区和分片问题上仍有争议。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生成音系学中用区别特征矩阵来区别音位的办法来划分方言(采用多重音韵标准的学者其实都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到该方法了),运用该方法的好处是它不但可以看出方言之间的区别,还可以看出方言之间的关系(用单一标准很难看出方言之间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哪些音韵特征作为分区标准大家仍有分歧。按照我关于分区音韵标准层级的设想,只要我们在分区层面上统一使用那些会造成字类分混的音类分合特征来作为方言划分的音韵区别特征(音类分合恰好符合三元区分的标准:十分,一分,十/一分),我想应该是可以据此区分出几个比较理想的大方言的,当然这需要实践去证明。从湘语和粤语的情况来看,浊音标准作为分片标准可能更加合适。鲍、陈等实际是使用该标准来对湘语进行分片的。另外,粤语按照该标准其实也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片:勾漏片粤语-平话;珠江三角洲粤语;博白、廉州、化州一带的粤语。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我在论文中会尽量淡化分区的讨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2010-3-19, 00:30 我的回复

兴泉:

你关于把浊音标准分层次和借鉴区别特征矩阵的思路我以为还是不妥。

把浊音标准分为三层,每层再以是或否二分。这种层层二分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有两方面的问题。先说层层分,这样分出来的类只